

# 雾 夜 奇 案

(青春的证明)

森村诚一 著  
刘多田 译



# 雾 夜 奇 案

(又名《青春的证明》)

[日]森村诚一 著 刘多田 译

群 众 出 版 社

一九八五年·太原

**雾 夜 奇 案**

(又名《青春的证明》)

〔日〕森树诚一 著 刘多田 译

---

群众出版社出版 作协山西分会编辑部编辑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省七二五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0.25印张 216千字

1985年11月第1版 1985年11月第1次印刷

---

统一书号：10067·378 定价：1.60 元

印数：1—98,000 册



## 译者的话

《雾夜奇案》（原名：《青春的证明》）是日本当代著名推理小说作家森村诚一长篇推理名著，是继《人性的证明》和《野性的证明》之后的第三部“证明”长篇推理小说。这三部长篇推理小说被誉为“证明三部曲”，在日本文坛上颇有盛名，为推理作品创作独树一帜。

森村诚一生于一九三三年，原籍日本埼玉县熊谷市，出身于经营饭店的商人家庭，一九五八年毕业于青山学院英美文学专业。他在一九六一年发表的第一部长篇推理小说《高楼的死角》曾获得第十五届“江戸川乱步奖”，一九七七年发表的《人性的证明》曾获得第三届“角川小说奖”。二十年来，他发表了五十余篇长短篇推理小说，被誉为日本当代推理创作的“巨匠”和“奇才”，成为日本战后推理作家的后起之秀。

森村诚一早已为我国人民所熟知，他的作品已经被大量介绍到我国。他本人曾于一九八二年访华，与我国文学界有着广泛接触。

本文通过对一雾夜奇案的侦破，深刻揭露了日本军国主

： ！ ：



义的罪恶，揭露了当代日本社会的颓废没落，热情歌颂了付出毕生精力侦破奇案的主人公——笠岡道太郎忠于职守、无畏献身的精神。

作者以奇妙的构思展开了一幕幕错综复杂的情节，又以确凿的证据和严密的推理揭开了重重悬念，大有“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之感，从而引人入胜，扣人心弦。

本文译自一九八〇年初版发行的角川文库本，为了适合我国广大读者的心理，译者对本书的书名及部分标题作了适当更改，对于部分自然主义的描写作了适当删减，望读者见谅。

由于译者水平所限，译文中难免有不足之处，恳希读者批评指正。

刘多田

一九八五、三、二十三

## 目 录

|      |        |         |
|------|--------|---------|
| 第一章  | 雾夜奇案   | ( 1 )   |
| 第二章  | 后补伴侣   | ( 22 )  |
| 第三章  | 青春纪念   | ( 43 )  |
| 第四章  | 忆海浮舟   | ( 54 )  |
| 第五章  | 拥抱长空   | ( 63 )  |
| 第六章  | 偶然巧合   | ( 78 )  |
| 第七章  | 溪谷寻踪   | ( 101 ) |
| 第八章  | 被遗弃的青春 | ( 136 ) |
| 第九章  | 青春阵亡   | ( 167 ) |
| 第十章  | “阳光”架桥 | ( 197 ) |
| 第十一章 | 对等掩饰   | ( 218 ) |
| 第十二章 | “财路”内幕 | ( 263 ) |
| 第十三章 | 陈腐旧色   | ( 272 ) |
| 第十四章 | “火鸟”抵押 | ( 281 ) |
| 第十五章 | 献身债务   | ( 299 ) |
| 第十六章 | 命运的误会  | ( 313 ) |
|      | 注 释    | ( 320 ) |



## 第一章 雾夜奇案

白色的雾氤笼罩着夜幕，它搅拌着无数颗微粒同黑夜溶为一体，单调的夜色深幻莫测，人们的视野局限在几平方米的范围里，在浓雾中伸开双手也难分清五指。

这是市内的某个小公园，由于时间太晚了园里空无一人。这个公园与其说是个公园，莫如说是个儿童游戏场，里面只有一个水池和一个废弃的喷泉，此外还有一台滑梯、几架秋千和几张破椅子，浓雾中的小公园一片朦胧。

“雾真大啊！”

突然从雾深处冒出一句话来。小公园里似乎无人，其实有两个青年坐在长椅子上，他们是一对正在热恋着的情侣，两个人好象坐了很长时间，他们在雾里时隐时现，反复地接吻和拥抱使他们忘记了时间的流逝……

当时的社会治安还没有完全恢复，到了晚上常有人凭借夜幕干坏事，然而他们却陶醉在青春的热恋之中而忘记了恐怖和不安。

他们是迷路后误入小公园的。

在日本，除大米外其它食品都能买到了，人们的生活正在从饮食方面恢复着。

今晚他们来市中心一家刚翻修的西餐馆就餐，饭后又是



恋恋不舍，小伙子决定送那个姑娘回家，就在送姑娘回家的路上赶上了这场大雾。

雾里好象有一种物质稳定剂，这种稳定剂在雾里悠然地发生着化学反应，把尚未完全恢复战争创伤的东京城变成了一个童话的世界，那千家万户的房屋和街头毫无变化的树木失去了固有的轮廓而呈半透明状态飘在雾里，一切不祥之物都被掩盖在雾里而失去了凶恶的獠牙和触角。

姑娘在电车上触景生情，提议下车步行一程，于是两人下车沿着东京街道朝姑娘家的方向走去，没走多远便迷失了方向。

他们迷路的地点是在东京市中心，两个人好象腾云驾雾一样来到了这个小公园，由于走了近个把小时，他们感到有些疲劳，便从破椅子里选了一把稍好的坐下来休息。

由于他们在饭店里喝过葡萄酒，加上方才适量的运动，酒劲充满全身，心里一团热火，然而雾把这些都轻轻地遮掩起来了。雾凉嗖嗖的，倒激起了他们的情欲；姑娘那乳白色的衣裙和那神秘的肌体使小伙子忘记了平素的拘谨和羞怯。

“这样会来人的。”

姑娘这么说其实是为了向小伙子求欢，她说是怪这场雾，其实是为平时难以想象的勇气甚至放肆寻找借口。他们把一切都归罪于这场雾，却在雾深处无拘束地拥抱着、厮混着、窃窃私语着……雾掩盖了他们甜蜜而奔放的热恋。

这里听不到脚步声，即便有动静也是雾流动的沙沙声。

“玩得好痛快啊！”

就在他们热恋的时候，背后突然一声大喊把他们吓了一跳，两人刚要回过头去，只听见：





“不许回头，老实呆着！”

随着这声低沉的命令，小伙子觉得一把匕首抵住了脖子。

“你……是什么人？”

小伙子好不容易才战战兢兢地问出了这么一句话。

由于雾的掩盖，方才两个人太放心了，他们只顾热恋而对周围丝毫没加提防，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才遭到了他人袭击。

“不要多嘴！我要借她一会！”

背后那个男人的声音里充满腾腾杀气，如若违背了他的话其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女伴吓呆了，一动也不敢动，男伴虽吓呆了，嗅觉还起作用，就在这时候他闻到一股刺鼻的烟味。

“笠岡君，救救我。”

姑娘向同伴求救。

“不要乱喊乱叫，办完事把你还给他，要是乱喊乱叫谁也甭想活！”

“你要好好想想，可不能胡闹。”

名叫笠岡的那个同伴只能简言规劝。

“什么胡闹，只是借她一会嘛。”

借用的目的除了糟蹋那个姑娘是别无它用的。

“怎么样？再不老实我就送她上西天！”

只听“刷”的一声，抵在笠岡脖子上那把冰冷的匕首又抵住了姑娘的胸口，笠岡暂时化险为夷却吓得魂不附体，因为他有生以来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真正杀气腾腾的场面，面对着突如其来的袭击他完全吓呆了。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个奇迹发生了。

“库里亚马，住手！”暗处一声大吼。

“啊，你这个死顽固。”

名叫“库里亚马”的那个歹徒慌了。

“放开她！”

那个人冲散了雾气慢慢靠近了。

“不许靠近，否则就干掉她！”

库里亚马把姑娘当成盾牌威胁说。

“一见到女人就忘乎所以，住手！”

新出现的那个人极力阻拦着。

“哼，真好笑，用不着你多管闲事。”

那个歹徒骂人的瞬间双手稍稍松了一下，姑娘便抽冷子一下跑到笠岡一边。

“这个臭娘们！”

库里亚马气急败坏地追了过来，就在这个紧急关头新来的那人挡住了他的去路。顿时，一场怵目惊心的搏斗开始了，宁静的雾夜也被搅乱了，看来库里亚马的体力腕力都很强，形势对那个跟踪者显然不利。

“我是警察，快来帮忙！”

跟踪者在不利情况下向笠岡公开了自己的身份求救，然而笠岡听到这话后依然一动不动，不是无动于衷，而是因恐懼身不由己。

那个警察和歹徒搏斗着争夺那把凶器，那把凶器从他们厮打在一起的手上掉了下来，落到笠岡的脚跟上。

“不要让他抢到匕首！”

警察被按倒在地拼命呼叫着。两个人的手又扭打在一起



伸向那把凶器，再差一点就够到了。

“笠岡君，帮帮他吧。”

姑娘实在看不下去了，说道。而笠岡依然身不由己，虽说他的大脑命令支援，而身体却不听指挥。

姑娘见笠岡靠不上了，就要去替笠岡捡那把凶器，这时候库里亚马的手已经提前抓到了凶器，因为这时候警察已是筋疲力竭了。

库里亚马抓到凶器就把它深深刺入警察的胸膛，这场可怕的搏斗结束了，警察变成一个僵硬的物体直挺挺地躺在地上，搅乱的雾把他静静地覆盖起来。

方才这场搏斗使库里亚马失去了他那卑鄙的兽欲，他失望地咂了一下舌头便朝着雾深处逃之夭夭了。雾依然沙沙作响，就象方才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这场瞬间发生的事情就象恶梦一样令人难以置信，然而雾里确实躺着一具警察的尸体。雾虽然掩盖了这场悲剧的惨状，然而形成的事实却是难以抹杀的，地上那个牺牲者也许还在流血，他的表情也许是痛苦的，他确实为救两个人才献身的。

凶手的脚步声在雾深处远去了，过了好一阵子笠岡才清醒过来，这是另一种恐懼心理把他从麻木状态中唤醒的。

“我们也快跑吧！”

笠岡催促着呆立在他身边的女伴。

“跑？往哪儿跑？”

姑娘面色苍白。

“反正得离开这儿啊。”

“难道把他放在这儿不管吗？”

“凶手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要回来的，我们是杀人目击者，



呆在这儿危险。”

笠岡硬拉着女伴的手朝凶手逃跑的相反方向跑去了。

他们跑了好一阵子才停下了脚步，因为女伴累得气喘吁吁，再也跑不动了。

“笠岡君，难道对人家就这样放着不管吗？”

女伴的呼吸好不容易才平静了下来。

“不能不管，我们这就要找电话和交通岗，这一带是什么地方？”

深夜的居民街几乎都已经关灯睡觉了，连一条狗的影子都没有。

“他说不定还活着呢。”

女伴说。

“麻子小姐，你现在还讲些什么呀？”

“当时要是叫来救护车，他也许能得救。”

那个叫麻子的姑娘凝视着暗处说。

“现在讲这些还有什么用？”

“不，当时你要是能帮他一下，他也许死不了。”

“不要讲废话了，快找电话喊警察来吧。”

“笠岡君，你真懦弱。”

一直盯着暗处的麻子突然转向了笠岡，她的目光里充满强烈的蔑视和失望。

“我本想帮助他的，不过当时没有冲上去的力量了。”

笠岡难为情地低下头去，他任凭女伴的责备，还是不想回去。

“人家是为救我才死的，可你连捡匕首的忙都没能帮上。”



“真对不起！”

“那人说不定还有一口气呢，而你连看都没看一眼就跑了。”

“我是担心你的身体，因为凶手不知什么时候会回来的呀。”

“我对不起他，我这就要返回去。”

“算了吧，去公园还不如找电话喊警察和救护车呢。”

“要是找电话，喊醒附近居民就能借用，我是要去亲自看看他。”

麻子说完转身就朝着刚才跑来的方向跑回去了。

## 二

歹徒在深夜的公园里袭击了那对幽会的情侣，当警察追捕那个歹徒的时候遇刺。根据那对情侣的紧急报告，遇难警察被救护车送往医院，途中因流血过多身亡。

他的伤是肠隔膜、肠道和上肠间膜动脉损伤，直接死因是腹腔内出血。

那个警察名叫松野泰造，是淀桥警察署搜查一系的侦探。作案现场的小公园位于目黑区和世田谷区交界处的世田谷区，与松野的管辖范围大致成相反方向。

松野为什么意外地在深夜来公园呢？

警察对两个报案人询问了有关情况。

这对情侣，男的叫笠岡道太郎，女的叫笹野麻子，他们在同一公司工作，一个是职员，一个是办事员，两个人已经订婚了。那天夜里，他们对雾触景生情，下电车散步到了那个小公园，由于被手持凶器的歹徒袭击才造成了这一意外案

件。

“你们发现凶手什么线索了吗？”

系官提出了应该问的问题。

“事情来得太突然，我已经记不清了。”

笠岡惭愧地低下头去。

“那个凶手的相貌和装束怎么样？”

“由于凶手一直在暗处……”

虽说这些重要的事情是不应该忘记的，而他却丝毫记不起来，因为当时的惊恐心情驱散了他的记忆。

“其它还有什么线索吗？不管大小都成。”

“这……”

“难道你什么都想不起来？”

系官不耐烦地咂了一下舌头，他的同事是为救这两个人殉职的，他正在让两个人回忆着凶手的片断。

“这么一说我倒是想起了一点，记得那个侦探对凶手讲过‘库里亚马，住手！’这句话。”

笹野麻子忍不住了，她替笠岡回答。

系官的视线转向麻子。

“他讲过‘库里亚马，住手！’了吗？”

系官思索着这句话的含意，如果松野确实喊过那个歹徒的名字，那么他应该早就认识那个歹徒而不是偶尔赶上才遇难的。

“其它再没有讲过什么吗？”

“另外，凶手好象慌慌张张地骂那个警察是死顽固。”

“死顽固？那么松野侦探是在追赶库里亚马吗？”

系官暗暗地点了点头。



“当时只顾害怕了，没记清楚，那个侦探好象还讲过‘见到女人就忘乎所以’了，那个凶手是不是犯了强奸罪而被侦探追捕呢？”

系官心想：虽说当时只顾害怕了还能记着这些话，这说明姑娘比那个小伙子坚强，然而松野负责的案子里却没有库里亚马这个人。

“请问笹野小姐，从库里亚马掏出匕首到松野侦探赶来，中间经过了多长时间？”

“只有一两分钟，当时只顾害怕了，时间好象过得很长。”

“请问笠岡先生，您当时做了些什么？”

笠岡被问到痛处，低下头去。系官对这些大致有所察觉。

“笠岡君是想拼命救人的，由于我被歹徒用匕首威逼他毫无办法呀。”

麻子助了他一臂之力。

“这也倒是那么回事，那么搏斗是松野侦探赶来以后才开始的吗？”

系官心想：松野至少应该算个侦察专家了，为了救一般市民而以身殉职，这种职业特点固然是可悲的，然而这种献身行为作为他的职业特点也是理所应当的。

“当凶手的注意力转向侦探的时候我就趁机跑开了。”

“于是你就脱险了？”

“是的。”

“那么松野侦探和库里亚马搏斗的时候，笠岡先生去哪里了？”



系官的问题越来越刺到痛处。

“笠岡君本想帮助侦探的，由于凶手挥动着匕首不能靠近，而且侦探还说：危险！不要靠近。”

就在笠岡被问得哑口无言的时候，麻子帮助他作了回答。

“那你们就按照松野侦探的话跑开的吗？”

“是的，我们跑开是为了求援。”

“不过，根据记录你们首先把紧急报告打给了一一九号，急救队根据你们的电话向警察署报案的，而你们并没有直接向警察署报案，这说明你们一开始就打算喊救护车，也就是说你们是知道松野侦探遇刺的。”

他们当时的报告已经录了音，而他们报告时也提到了松野遇刺一事。他们对松野与手持凶器的歹徒搏斗一直袖手旁观，而且亲眼看着刺杀松野的歹徒逃跑后才去喊救护车的。

事到如今指责这些也无济于事，因为作为一般市民来讲没有豁出命来帮助警察的义务，因此没有理由指责他们见死不救。

然而现在的系官却十分痛恨面前的笠岡，就象笠岡杀害了他那忠于职守的同事一样，不，笠岡就是凶手之一，因为他对那个手执凶器威逼他的未婚妻并要作恶的歹徒不仅没动一根毫毛，而且对前去营救他们的侦探也是袖手旁观，见死不救，如果有笠岡全力帮忙，松野侦探也许不会死去，应该说松野是死在笠岡身上的。

作为松野的同事却不能对这种人给予任何报复，因为松野身为警察，救这样的市民而丧命也是理所应当的，这也是他职业的当然伦理，系官为此十分烦恼。





“我们的关系可能要吹。”

从警察署调查情况回来的路上，笹野麻子对笠岡道太郎说。

“这是为什么？你既没有受害，那个案子又与我们无关。”

笠岡对麻子这句意外的话大吃一惊。

“难道案子与我们无关？我并没有提自己受害的事，我是说那个侦探是为救我丧命的。”

麻子呆痴地说。

“也不一定那样断言，看样子松野侦探是在追捕库里亚马，途中与我们相遇的，库里亚马打算把你当成人质逃跑才造成了这一案件，你何必自找烦恼呢？”

“不管凶手把我当人质也好，还是对我心怀歹意也好，反正松野侦探是为救我献身的，而你却什么忙都没帮上。”

“我本想救你的，不过我正要救你的时候侦探不是来了吗？”

“算了吧，我不干了，不能再爱你了。”

“你不可能不爱我。你现在受了刺激还没恢复正常，只是凭一时感情用事……”

“这可不是凭一时感情用事，因为我已经看透了你的本质。”

“你想的太多了，在那种情况下，任何人都只能象我那样做的。”

“虽说我也是这样想的，不过我们的关系还得吹，这件事如果发生在别人身上也许我会谅解他的，正因为发生在你身上我才不能谅解你，因为我过于追求你了，现在连我自己